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幻中遊 第七回 窮秀才故人陰魔障

話說石茂蘭看守河工三年，方纔回家。進的城來，無處投奔。祇得先往岳丈家去看看。到了房宅門口，見物是人非。甚是驚異，打聽旁人說：“房守備夫婦俱沒了。他家小姐被王詮設法娶去。王詮已死，房小姐並不知歸往何處去了。這宅子是奉官變賣填補虧空了。”茂蘭聞說，大驚失色。回想：“不聽翠容之言，所以致有今日。”暗地裏痛哭一場。前瞻後顧，無處紮腳。遂投城外客店裏宿下。反復思想，欲還在此處住罷，這等落寞難見親朋。不如暫往襄陽，以便再尋生路。店裏歇了一夜，次早就往襄陽府去了。

到得襄陽，見那城郭宏整，人煙輻湊。居然又是個府會，比黃州更覺熱鬧。落到店中，歇了兩日。買了些紙來，畫了幾張條山，寫了幾幅手卷。逐日在街頭上去賣，也落得些錢，暫且活生。

一日，走到太平巷來，東頭路北第三家，是胡員外的宅子。路南錯對門是個酒鋪，門上貼一付對聯道：

醉裏乾坤大，壺中日月長。

石生走近前來，就進酒鋪裏坐下。酒保問道：“老客是要喫酒的嗎？”石生答道：“祇要喫四兩。”那酒保把熱酒取過四兩來，給石生斟上，就照管別的客去了。石生把酒喫完，還了酒錢。正要起身出去，忽從店裏邊跑出一個人來。卻是個長隨的打扮。問石生道：“你這畫是賣的嗎？”石生答道：“正是。”那人把畫展開一看，誇道：“畫的委實不錯，這是樁甚麼故事？”石生道：“是朱虛侯誅諸呂圖。”那人究問詳細，石生把當年漢家的故事說了一遍。並上面的詩句也念給他聽了。那人道：“你這一張畫要多少錢？”石生答道：“憑太爺相贈便了。”那人從包裹取出一塊銀子，約有三錢，遞給石生。揀了一張畫，卷好拿在手中。仍上裏邊喫酒去了。

此時，適值胡員外，在門首站著。把石生上下打量一番。想道：“我相此人，終須大貴。”遂走過來問道：“尊客是那邊來的呢？”石生答道：“在下是從黃州府羅田縣來的。”胡員外問道：“羅田縣有個石嵐庵，你可認得他嗎？”石生答道：“就是先嚴。”胡員外道：“既然這樣，世兄是位公子了，如何流落到此處？”此時，石生不知道，方纔那個買畫的是魏太監私訪的家人。就把他父親生前棄官，死後修河的事情逐一說了個清楚。都被那買畫的人，聽在心裏去了。胡員外也把字畫拿過來一看，稱贊道：“世兄寫畫俱佳，甚屬可敬。若不相棄，到舍下少敘片刻何如？”石生略不推辭，就隨著胡員外走過去了。

進得胡員外的院來，讓在西書房裏坐下。叫人打整酒飯。胡員外問道：“世兄曾進過學否？”石生答道：“已微幸過了。”胡員外又道：“世兄既經發軔，還該努力讀書，以圖上進，區區小成，何足終身。”石生答道：“晚生非不有志前進，無奈遭際不幸，父母雙亡，夫妻拆散。家業凋零，不惟無以安身，並且難於糊口。讀書一事，所以提不起了。幸承老先生垂顧，相對殊覺靚顏。”胡員外道：“窮通者人之常，這是無妨的。從來有志者事竟成。世兄果有意上進，讀書之資，就全在老夫身上。何如？”石生當下致謝不盡。待飯已畢，胡員外道：“念書須得個清淨書房，街西頭我有一處閑房，甚是僻淨。先領你去看看，何如？”石生答道：“如此正妙。”

胡員外領著石生，家人拿著鑰匙，開了大門。進去走到客位，東山頭上有個小角門，裏邊是一個大院子。正中有個養魚池，池前是一座石山子。山子前是兩大架葡萄。池北邊有前後出廊的瓦房三間，是座書房。前面掛著“芸經堂”三字一面匾。屋裏東山頭上，有個小門，進去是兩間暖書房，卻甚明亮。後邊有泥房三間是個廚屋，廚屋前有兩株垂楊，後邊有幾棵桃樹，兩株老松，一池竹子。石生看完，胡員外道：“這個去處，做個書房何如？”石生答道：“極好。”胡員外道：“世兄若愛中了此處，今晚暫且回店。明日我就著人打掃，後日你就搬過來罷了。但大門時常關鎖，出入不便。從東邊小胡同裏，另開一門，你早晚出入便可自由了。”石生謝道：“多煩老先生操心。”遂別過胡員外而去，不題。

卻說胡員外到了次日，就叫人另開了一個小門。把書房裏打掃干淨，專候石生搬來。到了第三日，石生從新買的書籍筆硯，自家拿著。叫人擔著鋪蓋，直走到書房裏邊，方纔放下，時當炎暑天氣。西山頭上鋪著一張小床，把鋪蓋擱在上面。前檐上，一張八仙桌子，把書籍筆硯擺在上頭。胡員外進來看了一看，說道：“這卻也罷了。”又道：“世兄既在此住紮，你我就是一家人了。晴明天氣賣些字畫，或可糊口。倘或陰天下雨，難出門時，老夫自別有照應，斷勿相拘。”石生再三致謝，說完同著胡員外鎖了門，仍往街上去了。

胡員外回到家來，向夫人馮氏說道：“我看石公子日後定是大發。佳婿之說，大約應在此人了。但不知二女從何而出？”夫人答道：“渺冥之事，未必果應，這也不必多說。”

再說石生到了街上，又賣了幾張字畫。天色已黑，買了一枝蠟燭，潑了一壺熱茶，來到門首，開了鎖進來。關上門，走到屋裏。把燭點上一看，書籍筆硯俱沒有了。心中驚異道：“門是鎖著，何人進來拿去？”喫著茶，坐了一會。譙樓上，已鼓打二更了。忽聽得，東山頭上角門響了一聲。從裏邊走出一個女子來，年紀不過十八九歲。兩手捧著書籍，姍姍來前，仍舊把書籍放在桌上。你說這女子是甚麼光景？

人材一表，兩鬢整齊。烏雲繚繞，柳腰桃腮。美目清皎，口不點脣，蛾眉淡掃。金蓮步來三回轉，卻祇因鞋弓襪小。何等樣標致，怎般的窈窕。細看來，真真是世上絕無人間少。

——右調《步步嬌》

又見一個女子，年不過二八。雙手捧著筆硯，裊裊而至。照樣放在原舊去處。你說這個女子是何等模樣？

面龐員漫細長身，鬢髮如雲。鬢勻髻高半尺頭上戴，金蓮三寸不沾塵。口輔兒端好，眸子兒傳神。丰姿甚可人。又雖不是若耶溪邊浣紗女，卻宛似和番出塞的王昭君。

——右調《耍孩兒》

這兩個女子站在桌前，石生麾之不去。問道：“你莫非是兩個鬼嗎？”彼此相視而笑。少頃，走近前來，把石生雙目封住。石生全然不怕，極力掙開。又把燭吹滅，石生從新點上。聞有半夜，石生身覺困倦，倒在床上。二女子把他抬著屋裏走了一遭，依舊放在床上。石生祇當不覺。時將雞叫，二女子方回豎頭屋裏去了。祇聽得兩個女子笑著說道：“石郎如此膽量，定當大成。吾等得所託矣。”

到了次晚，石生又在外回來。點上燭時，二女子仍舊在桌旁站候。石生問道：“你兩個是要做麼？”二女子答道：“俺要念書。”石生道：“我且問你，你二人是何名姓？”祇見那個大的答道：“我叫秋英。”小的答道：“我叫春芳。”再問其姓氏，俯而不答。石生道：“你既要念書，須得書籍。”二女子答道：“都有。”石生先寫字數行，叫兩女子來認一遍。認去無不字字記得清楚。石生道：“你兩個卻也念的書。”二女子轉入屋裏，各拿四書一部出來上學。石生問道：“你各人能念多少呢？”二女子答道：“能念兩冊。”號上兩冊，一個時辰就來背書，卻是甚熟。教他寫字，出手就能成個。石生甚是驚訝。

又一日晚間，春芳領著一個脣紅齒白七八歲的幼童走進門來。見了石生就跪下磕頭。石生問道：“這又是誰？”春芳答道：“這是我的兄弟，名喚胤兒，特來上學。望先生收留下他。”石生道：“這那有不收之理。”春芳送一紅紙封套給石生。石生問道：“這是甚麼？”春芳答道：“是胤兒的贖兒，先生收下罷。日後還有用處。”石生打開一看卻是金如意一支。遂叫胤兒過來號書。念的比那兩個女子更多。叫他寫字，寫的比那兩個女子更好。沒消一月的工夫，三個的四書俱各念完。號上經典沒消半年，五經皆通。講書作文，開筆就能成章。一年之後，文章詩賦，三個俱無不精通。

一日晚間，石生向三個徒弟道：“爾等從我將近二年，學問料有近益。我各出對聯一句，你們務要對工，以見才思。遂先召春芳出一聯云：

紅桃吐葩艷陽早佔三春日，  
春芳不待思想順口對道：  
綠柳垂線繁陰遍遮四夏天。  
又召秋英出一聯云：  
竹有箭松有筠歷風霜而葉柯不改，

秋英也順口對道：

金在熔石在璞經琢煉而光彩彌彰。

又召馮兒出一聯云：

設幾席以程材提耳命面幸逢孺子可教，

馮兒也接口對道：

望門牆而受業淑陶漸摩欣被先生之風。

石生誇道：“你三個對的俱甚工穩，足見竿頭進步。”

自此以後，師徒四人相處，倏忽間二載有餘。這石生在外鰥居已久，見二女子又是絕色美貌。未免有些欣羨之意，時以戲言挑之。二女子厲色相拒道：“你我現係師徒，師徒猶父子也。遽萌苟且之心，豈不有忝名教，自誤前程。勸先生斷勿再起妄念。”石生見其詞嚴義正，遊戲之言，從此不敢說了。石生與二女子，雖有幽明，卻同一家。祇石生自己知道，總不向人說出。

但不知後來終能隱昧否？再看下回分解。